

## 苏黄佚札六则辑考<sup>\*</sup>

马 梅 玉

相对于《珊瑚网》、《赵氏铁网珊瑚》等明人书画录，明人孙凤《孙氏书画钞》的体系性或许不足，然而由于编者是装裱匠，所见书画作品流动性很大，因此是书保存了《珊瑚网》等书未收的资料，在辑佚方面有很高的价值。其中即有苏轼、黄庭坚佚札六通。

### 一、《孙氏书画钞》源流、真伪考察

《孙氏书画钞》原名《法书名画录》，凡两卷，明孙凤编。此书体例如《珊瑚木难》、《铁网珊瑚》等，以法书、名画分列。法书一卷，录原文及题记。名画一卷，仅录题跋。此书至民国间始由商务印书馆辑入《涵芬楼秘笈》第三集中，此前皆以抄本流传，而明清诸家书目亦不见著录。余绍宋《书画书录解题》卷六据以著录：“其何人所藏，与夫卷轴、种类、纸绢、尺度等，俱未记出，既系裱工随意抄录之本，亦难绳以著述体裁也。所录是否俱属真迹，尤不敢知。”<sup>①</sup>余先生对此书所录书画之真伪提出了质疑，认为此书系抄本，且为装裱匠所钞录，真赝不辨，因此对其价值没有充分的认识。谢巍对此书的考察可称公允：“余先生既知其为裱工，却责之未载藏家及书画形式。以愚所见明人画录书未有一书能达此标准，不过著其大略，亦有诸项有阙其一二者。孙氏为裱工，自不能以求装潢者姓名著录之，若是则犯大忌，无人敢求其裱书画矣。因而其不著录藏家，反而显得其曾装潢过此批书画。至于其所录，是否皆为真迹。迄今为止未见有人言明代某画录书所载皆为真迹……若需采用，必须取得佐证。”<sup>②</sup>昌彼得《陶宗仪生年考》在考察了王蒙《南村草堂图卷》上所载题跋后说：“即令这幅图卷出于饰赝，其上诗文的临摹，也必有所本，决非出于杜撰。”<sup>③</sup>参合谢、昌二先生之言，可以作为我们对待书画录的基本态度。

虽然明清诸家书目不载《孙氏书画钞》，然而明清书画录却屡屡引及。嘉

\*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(SK2014007)阶段性成果。

①余绍宋：《书画书录解题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467页。

②谢巍：《中国画学著作考录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1998年，第331页。

③昌彼得：《说郛考》附篇，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，1979年，第409页。

兴项元汴藏唐摹《兰亭》后有文嘉一跋曰：“……然余未见真迹，唯孙鸣岐钞得郭祐之诗跋、鲜于伯机长句。每诵二诗，慨然思欲一见而不可得。”<sup>①</sup>跋中所谓孙鸣岐即《孙氏书画钞》作者孙凤。显然，当时的鉴赏大家文嘉已将其作为鉴定书画的参考依据<sup>②</sup>。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（乾隆年间吴氏池北草堂刊本）卷九上载“灵辟石帖真迹”，注明“在《孙氏抄》”。又明遗民顾复《平生壮观》（道光间蒋氏宋体精钞本）自序云：“《铁网珊瑚》、《柅李题跋》、《孙氏抄》、《我家笔记》仅载卷轴之诗题，吾恐无诗题者不录也。……欲观诗跋则《铁网珊瑚》、《我家笔记》、《柅李题跋》、《孙氏抄》、《珊瑚网》诸书在也。”可见《孙氏书画钞》一直以来即是书画鉴藏者案头必备的书籍，在鉴赏发达的吴中地区更有其独特的价值，而当时的鉴赏家对此书并无异议。此书民国间经上海涵芬楼影印后，稍广其传。此后《续修四库全书·子部·艺术类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年）、《中国历代书画艺术论著丛编》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1997年）相继影印此书，才逐渐为学者所关注。

## 二、苏黄佚札六首考略

### （一）苏轼佚札二首考略

1. 杨梅出时，记倘少许，昨日所言，试留意。轼又上。（《孙氏书画钞》卷上页二十一，以下同。）

按此条以下有后人题跋数则，亦附录之：

十八字乃内幅属托它事，借杨梅为言耳。元熙以小人之腹料君子之心，晦机此题殊有争席避灶之嫌，杜德机无乃失其初意。熙下世已八年，文采论议今不可得见矣。袁桷。

此帖当与子敬《橘帖》并观，然坡翁以“昨日所言试留意”二语，多子敬六字，而读者或以为梅橘轻重也。国清县噩书。

坡翁之于《杨梅》，即右军之于《青李》《来禽》也。二公书法遒美，然皆一代伟人，而不能无求于世，口体之累人如此哉！鄞蒋景武。

昔人有得虞永兴书，以“鹳口”二字换铜砚一枚，又“以他”二字换芝麻三升。余尝疑其妄。今此帖财十四字耳，而好事者既裸鳞以卷轴，而士大夫又从题志而表章之，乃知永兴两字之可以贸物，亦非妄也。然余尝观张宛丘称东坡之书谓：“凤阁虎卧，天衢龙跳，欧书比肩，张虞可肖。”人皆谓公：“东坡即逸少。”不知此帖能似宛丘所称否，识者必能辨之。永宁高明。

忆醉龙溪西锦坊，杨梅新熟荔枝香。风流谁似东坡老，不得同时送一觞。淵河杨彝。

①卞永誉《式古堂书画汇考》卷五“唐摹禊序墨迹”条万历丁丑文嘉题跋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影印本。

②参见万木春：《味水轩里的闲居者：万历末年嘉兴的书画世界》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66页。

国清昙噩、蒋景武、高明<sup>①</sup>、杨彝而袁桷所云，则殊为耐人寻味。此札不具主名，所谓“属托它事”，今已不可考见。其中晦机指元初晦机元熙禅师，陈垣先生《释氏疑年录》卷九著其生卒年，云南宋嘉熙二年（1238）生，元延祐六年（1319）卒，年八十二<sup>②</sup>。晦机的跋语，在袁桷观跋之后当即阙失，致使袁桷之后的题跋者国清昙噩诸人只能就书法立言。据袁桷所云“熙下世已八年”，知其跋于元泰定四年（1327）。此跋亦不载《全元文》（凤凰出版集团，2004年）卷七〇六《袁桷集》中。高明所跋，已为侯百朋先生辑入《高明诚文辑》（《文献》1982年第1期）。蒋景武短跋亦不见于《全元文》，杨彝所跋诗也希望能引起《全元诗》编者的注意。

2. 轼启：特辱临访，愧荷厚眷，晚来起居何如？迫行，无由诣别，乍远，尚冀保啬，不宣。轼再拜通直吕君阁下。（卷上页二十三）

通直吕君，孔凡礼先生《苏轼年谱》中不及此人。查考苏轼同时文献，觅得数处踪迹。华镇《云溪居士集》卷二十五有《上海门交代知县吕通直启》，范祖禹有诗《送吕通直致仕南游归寿州》，米芾《书史》中载吕通直藏有欧阳询草书《千字文》本，当与苏轼所谓“通直吕君”为一人。因范诗提及吕通直致仕归寿州，则寿州当为其原籍。而同时寿州吕氏，多吕公著一族。检范祖禹《左中散大夫守少府监吕公墓志铭》云：“公讳希道，字景纯，其先自太原副留守，始为河东人。……祖夷简，守太尉致仕，赠太师中书令，兼尚书令、秦国公，谥文靖，公配飨仁宗庙庭。考公绰，翰林侍读学士，赠司徒。……子男九人：之问，朝奉郎；延问，宣德郎；君问，通直郎；昭问，宣德郎；荣问，河南府左军巡判官；徽问，真州六合县主簿；舜问，泗州司理参军；彊问，假承务郎；次不及名。延问先亡。”<sup>③</sup>其中吕君问为通直郎，或即苏轼札中所谓“通直吕君”。然周必大《乾道庚寅奏事录》之“五月丙寅”条云：“丙寅，风定。鸡再鸣，乘月解维，过三山矶，入青灯夹，望鲁江口，遂入芜湖。泊吴波亭下，日向已矣。知县吕通直昭问（忠穆公孙）、丞韩承务琳、主簿徐迪功士龙（宣州人）、尉王迪功椿（严州人），并相候。”<sup>④</sup>按，忠穆公指南宋名相吕颐浩（1071—1139），本籍山东齐州，与寿州吕氏不同。故周必大所见吕通直昭问与苏轼所交游者不同。且苏轼卒于1101年，其时周必大（1126—1204）并未出生，故周必大乾道庚寅（1170）五月

①参见徐永明：《高则诚生平行实新证》，《文学遗产》2006年第2期。

②陈垣：《释氏疑年录》，广陵书社，2008年，第142页。晦机元熙禅师生平，详载明支提山嗣祖沙门净柱辑《五灯会元续略》卷第二上“临济宗”南岳下十六世“育王观禅师法嗣”之“洪州仰山晦机元熙禅师”条，《卍续藏经》第138册，上海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影印本。

③曾枣庄、刘琳主编：《全宋文》卷二一五三，上海辞书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15—19页。

④曾枣庄、刘琳主编：《全宋文》卷五一六〇，第33页。按，“日向已矣”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作“日向西矣”。

所见之吕通直昭问，不仅与范祖禹《吕公墓志铭》中通直郎吕君问非一人，与宣德郎吕昭问亦非一人。

故苏轼此札中所谓“通直吕君”当指寿州吕君问。苏轼兄弟与寿州吕氏颇多交游，苏轼有诗《送吕希道知和州》，苏辙有诗《吕希道少卿松局图》、《送吕希道少卿知滁州》等，皆赠吕君问之父吕希道，于此亦可见苏轼与寿州吕氏之交游。

## (二) 黄庭坚佚札四首

1. 庭坚再拜。哀宗不腆，仰承大雅敦厚，以乡曲世契之故，许与特达，得以攀附末光，幸甚幸甚。先生文到魏，重辱赐书，勤恳慰多矣。密迹未缘亲近，唯冀为甘旨自重。不宣。庭坚再拜上承甫长官亲家同年。(卷上页二十五)

“承甫长官亲家同年”，诸种黄庭坚年谱皆无考。山谷同年中有名傅君倚者，疑即其人。检《山谷外集》卷四有《寄傅君倚同年》一首，诗题下任渊等注云：“君倚名肩，娶先生从姑。诗中有‘方策名’之句，附丁未岁。”<sup>①</sup>诗中云“有情清江水，东下投豫章。故人江上居，不寄书一行”，可知二人正是黄庭坚札中所云“乡曲世契之故”。所谓“亲家”当指亲戚之家，非姻娅之亲。山谷有子名相，娶泸州江安令石谅（守道）之女，而石谅并非山谷同年。有女名睦，适舒城李德素子李倩，李德素亦非山谷同年<sup>②</sup>。而傅君倚，名肩，若字承甫，名、字语义相关，亦熨帖。

2. 庭坚顿首。两日阻瞻望，庚伏之末，溽暑尤可畏，起居佳否？欲更輟十千宅库可那否？庭坚顿首岳阳耆儒。七月九日。（卷上页二十五）

此札致“岳阳耆儒”，不详所指。考黄庭坚行踪，崇宁元年（1102）曾登岳阳楼，并有《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》。其再至岳阳，则在崇宁二年（1103）十二月，岁末又至长沙<sup>③</sup>。其间作《过洞庭青草湖》一首：“乙丑越洞庭，丙寅度青草。似为神所怜，雪上日杲杲。我虽贫至骨，犹胜杜陵老。忆昔上岳阳，一饭从人讨。行矣勿迟留，蕉林追獮獠。”可见黄庭坚崇宁元年在岳阳时的困顿生活。又宋黄榦撰《山谷年谱》（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）卷二十九载：“崇宁元年壬午，先生是岁在荆南。……又有手书《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诗跋》云：崇宁之元正月二十三夜发荆州，二十六日至巴陵，数日阴雨，不可出。二月朔旦，独上岳阳楼，太守杨器之、监郡黄彦并来，率同游君山。”同卷“崇宁元年十二月十九日”条云：“夜中发鄂渚，晓泊汉阳，亲旧追送。”下引黄庭坚《跋苦寒吟》云：“开封张德润，号为有急难之义。予晚识之于长沙，名不虚得也。泊船驿步门，与德润官廨相近，时时相过奔走。”其“岳阳耆儒”或为杨器之、黄彦、张德

<sup>①</sup>黄庭坚撰、任渊等注、黄宝华点校：《山谷诗集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516页。

<sup>②</sup>陈志平：《黄庭坚书学研究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313页。

<sup>③</sup>参郑永晓：《黄庭坚年谱新编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392页。

润之侪欤？

3. 晚刻佳胜否？偶得糟蟹，似可喫，漫分上，幸检至。庭坚顿首庭诲贤友。（卷上页二十五）

黄庭坚集中多有与庭诲诗。如《庭诲惠巨砚》云：“郭君大砚如南溟，化我霜毫作鹏翼。安得剡藤三千尺，书九万字无渴墨。”又《次韵庭诲按秋课出城》云：“风鸣落意地，露着晚瓜田。官道奔车气，经家煮枣烟。获人歌铿铿，公子骑翩翩。旁舍未隐举，明秋愿有年。”又《和庭诲雨后》：“小霁卧观书，凉轩夏簟舒。天青印鸟迹，云黑卷犀渠。新月来高树，清风转广除。雨师真解事，一为洗空虚。”又《和庭诲苦雨不出》：“端舌广文舍，暑服似纯绵。绿竹尘蒙合，红榴日炙蔫。披襟风入幌，洒面雨连天。莫惜角巾垫，勤来坐马鞍。”从《庭诲惠巨砚》首句“郭君大砚如南溟”知庭诲郭姓。考《珊瑚网》（《适园丛书》本）卷一《王右军二谢帖》下有宋人跋语：“曹使君借观，出示通守郭庭诲，与观者五人：林师醇、醇仲、余廉肃之、梁秉文、宪古、林季渊、万宗、叶常权之。绍圣五年三月二十日。”知庭诲喜好书学，当是黄庭坚的诗、书之友。另宋刘跂《学易集》（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）卷四有《次韵智夫并呈庭诲》三首，其二云：“卧随编草依龟背，行踏冰泥上马垠。却望高城在天上，故知李郭是仙人。”亦当是写与郭庭诲之诗。

4. 庭坚顿首。辱手诲，喜承晚来，体力轻安。布头何必更送，愧感宝板，极谢垂意。盐，元令置来了，此事不入供庖之会也。大轴先送其一。庭坚顿首明叔少府同年家。（卷上页二十五）

《山谷别集》卷十九“书简”《与明叔少府书十七》收录十七通信札，可与此札并读。黄巒撰《山谷年谱》卷二十六“绍圣四年丁丑”条下引黄庭坚文：“杨明叔惠诗，格律词意皆熏沐去其旧习，予为之喜而不寐。文章者道之器也，言者行之枝叶也。故次韵作四诗报之。耕礼义之田而深其耒，明叔言行有法，当官又敏于事而恤民，故予期之以远者大者。”其后黄巒有按语云：“蜀本《诗集》注云：杨皓字明叔，眉之丹棱人。官于黔中，时在山谷迁谪。后《与明叔书帖》可考。”则明叔少府指杨皓无疑。杨皓与黄庭坚为学侣，杨皓将自己的诗呈给黄庭坚求其批评，黄庭坚不仅对其诗文评价甚高，且对其为官寄予厚望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